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上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上

宋 袁樞 撰

光武平赤眉

莽始建國二年春二月下詔曰周禮有賒貸樂語有五均傳記各有筦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筦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洛陽邯鄲臨菑宛成都立五均司市錢府官

天鳳四年秋八月莽置羲和命士以督五均六筦郡有

數人皆用富賈為之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是歲莽復下詔申明六筦每一筦為設科條防禁犯者罪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又一切調上公以下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錢三千六百天下愈愁納言馮常以六筦諫莽大怒免常官瀍令煩苛民摇手觸禁不得耕桑繇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縁莽禁侵刻小民富者不自保貧者無以自存於是並起為

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

五年春琅邪樊崇起兵於莒衆百餘人轉入泰山羣盜以崇勇猛皆附之一歲閒至萬餘人崇同郡人逄安東海人徐宣謝祿楊音各起兵合數萬人復引從崇共還攻莒不能下轉掠青徐閒

地皇三年夏四月遣太師王匡更始將軍廉丹東討衆賊初樊崇等衆既寖盛乃相與為約殺人者死傷人者償創其中最尊號三老次從事次卒史及聞太師更始

將討之恐其衆與莽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曰赤眉匡丹合將鋭士十餘萬人所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師尚可更始殺我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更始遣使降赤眉樊崇等聞漢室復興即留其兵自將渠帥二十餘人隨使者至洛陽更始皆封為列侯崇等既未有國邑而留衆稍有離叛者乃復亡歸其營

二年冬赤眉樊崇等將兵入潁川分其衆為二部崇與

逢安為一部徐宣謝祿楊音為一部赤眉雖數戰勝而疲敝厭兵皆日夜愁泣思欲東歸崇等計議慮衆東向必散不如西攻長安於是崇安自武關宣等從陸渾關兩道俱入更始使王匡成丹與抗威將軍劉均等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　蕭王度赤眉必破長安乃拜鄧禹為前將軍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赤眉二部俱會弘農更始遣討難將軍蘇茂拒之茂軍大敗赤眉衆遂大集乃分萬

人為一營凡三十營三月更始遣丞相松與赤眉戰於務鄉松等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赤眉遂轉北至湖六月張卬王匡叛更始入長安　赤眉進至華陰軍中有齊巫常鼓舞祠城陽景王巫狂言景王大怒曰當為縣官何故為賊有笑巫者輒病軍中驚動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群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議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從崇等以為然而巫言益甚前至鄭乃相與議曰

今迫近長安而鬼神若此當求劉氏共尊立之先是赤眉過式掠故式侯萌之子恭茂盆子三人自隨恭少習尚書隨樊崇等降更始於洛陽復封式侯為侍中在長安茂與盆子留軍中屬右校卒史劉俠卿主牧牛及崇等欲立帝求軍中景王後得七十餘人唯茂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為近屬崇等曰聞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乃書札為符曰上將軍又以兩空札置笥中於鄭北設壇場祠城陽景王諸三老從事皆大會列盆子等三

人居中立以年次探札盆子最幼後探得符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髪徒跣敝衣赭汗見衆拜恐畏欲啼茂謂曰善藏符盆子即齧折棄之以徐宣為丞相樊崇為御史大夫逄安為左大司馬謝祿為右大司馬其餘皆列卿將軍盆子雖立猶朝夕拜劉俠卿時欲出從牧兒戲俠卿怒止之崇等亦不復候視也　秋八月赤眉至高陵張卬等降之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從厨城門出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自繫詔獄聞更

始敗走乃出見定陶王祉祉為之除械相與從更始於渭濱右輔都尉嚴本恐失更始為赤眉所誅即將更始至高陵本將兵宿衛其實圍之更始將相皆降赤眉獨丞相曹竟不降手劒格死　冬十月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為長沙王過二十日勿受更始遣劉恭請降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更始隨祿肉袒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劒欲自

劉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復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更始常依謝祿居劉恭亦擁護之 劉盆子居長樂宫三輔郡縣營長遣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諸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持節以勞來之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悦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吾衆

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穀充實鋒鋭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栒邑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　三輔苦赤眉暴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卬等深以為慮使謝祿縊殺之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　帝以關中未定而鄧禹

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司徒堯也亡賊桀也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别攻上郡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積弩將軍馮愔車騎將軍宗歆守栒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人愔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黄防帝度愔防不能久和埶必相忤因報禹曰縛馮愔者必黄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之後月餘防果執愔將其衆歸罪更始諸將王匡胡殷成丹

等皆詣廣降　臘日赤眉設樂大會酒未行羣臣更相辨鬬而兵衆遂各踰宮斬關入掠酒肉互相殺傷衛尉諸葛穉聞之勒兵入格殺百餘人乃定劉盆子惶恐日夜啼泣從官皆憐之

二年春正月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璽綬習為辭讓之言及正旦大會恭先曰諸君共立恭弟為帝德誠深厚立且一年殽亂日甚誠不足以相成恐死而無益願得退為庶人更求賢知唯諸君省察樊崇等謝

曰此皆崇等罪也恭復固請或曰此寧式倏事邪恭惶恐起去盆子乃下牀解璽綬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四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噓唏崇等及會者數百人莫不哀憐之乃皆避席頓首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盆子帶以璽綬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

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故　長安城中糧盡赤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恣行殺掠長安城中無復人行乃引兵而西衆號百萬自南山轉掠城邑遂入安定北地鄧禹引兵南至長安軍昆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因巡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　九月赤眉引兵欲西上隴隗囂遣將軍楊廣迎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間赤眉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

匣殮者率皆如生賊遂汙辱呂后尸鄧禹遣兵擊之於郁夷反為所敗禹乃出之雲陽赤眉復入長安延岑屯杜陵赤眉將逢安擊之鄧禹以安精兵在外引兵襲長安會謝祿救至禹兵敗走延岑擊逢安大破之死者十餘萬人廖湛將赤眉十八萬攻漢中王嘉嘉與戰於谷口大破之嘉手殺湛遂到雲陽就穀嘉妻兄新野來歙帝之姑子也帝令鄧禹招嘉嘉因歙詣禹降　鄧禹自馮愔叛後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

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敕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

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徳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徳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冦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衆尚二十餘萬隨道復散帝遣破姦將軍侯進等屯新安建

威大將軍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

三年春正月甲子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鄧禹慙於受任無功數以饑卒徼赤眉戰輙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渡至湖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

卒用兵破也上令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　閏月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

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埶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勲赤眉餘衆東向宜陽甲辰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為乃遣劉恭乞降曰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

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衆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明日大陳兵馬臨雒水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曰得無悔降乎朕今遣卿歸營勒兵鳴鼓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彊相服也徐宣等叩頭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徳百姓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故不告衆耳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

傭中佼佼者也戊申還自宜陽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雒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逄安反誅楊音徐宣卒於鄉里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使食其稅終身劉恭為更始報仇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誅

光武平漁陽

淮陽王更始元年　宛人彭寵吳漢亡命在漁陽鄉人韓鴻為更始使徇北州承制拜寵偏將軍行漁陽太守

事以漢為安樂令

二年邯鄲王郎遣將徇漁陽上谷上谷太守耿況約寵俱歸大司馬秀事見光武中興

漢光武建武二年　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食前後不絶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以此懷不平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所加愈怏怏不得志歎曰如此我當為王但爾者陛下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

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寵轉以貿穀積珍寶益富彊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辟召州中名宿及王莽時故吏二千石皆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稟贍其妻子寵以為天下未定師旅方起不宜多置官屬以損軍實不從其令浮性矜急自多寵亦狠彊嫌怨轉積浮數譖構之密奏寵多聚兵穀意計難量上輙漏泄令寵聞以脅恐之至是有詔徵寵寵上訴願與浮俱徵帝不許寵益以自疑其妻素剛不堪抑屈固勸無受

徼曰天下未定四方各自為雄漁陽大郡兵馬最精何故為人所奏而棄此去乎寵又與所親信吏計議皆懷怨於浮莫有勸行者帝遣寵從弟子后蘭卿喻之寵因留子后蘭卿遂發兵反拜署將帥自將二萬餘人攻朱浮於薊又以與耿況俱有重功而恩賞並薄數遣使要誘況況不受斬其使　八月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軍潞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埶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

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破之浮遠遂不能救
三年三月涿郡太守張豐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
連兵朱浮以帝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往年赤
眉跋扈長安吾策其無穀必東果來歸附今度此反虜
埶無久全其中必有内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
耳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耿況遣騎來救浮乃得脱身
走薊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攻拔右北平上谷數
縣賂遺匈奴借兵為助又南結張步及富平獲索諸賊

皆與交通

四年五月上將親征彭寵伏湛諫曰今兖豫青冀中國之都而寇賊從橫未及從化漁陽邊外荒耗豈足先圖陛下捨近務遠棄易求難誠臣之所惑也上乃還　帝遣建義大將軍朱祐建威大將軍耿弇征虜將軍祭遵驍騎將軍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擒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裹石繫豐肘云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

有玉璽傍人為椎破之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上詔耿弇進擊彭寵弇以父況與寵同功又兄弟無在京師者不敢獨進求詣雒陽詔報曰將軍舉宗為國功效尤著何嫌何疑而欲求徵況聞之更遣弇弟國入侍時祭遵屯良鄉劉喜屯陽鄉彭寵引匈奴兵欲擊之耿況使其子舒襲破匈奴兵斬兩王寵乃退走

五年二月彭寵妻數為惡夢又多見怪變卜筮望氣者皆言兵當從中起寵以子后蘭卿質漢歸不信之使將

兵居外無親於中寵裔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臥寐共縛著牀告外吏云大王齋禁皆使吏休僞稱寵命收縛奴婢各置一處又以寵命呼其妻妻入驚曰奴反奴乃捽其頭擊其頰寵急呼曰趣為諸將軍辦裝於是兩奴將妻入取寶物留一奴守寵寵謂守奴曰若小兒吾素所愛也今為子密所迫劫耳解我縛當以女珠妻汝家中財物皆以與若小奴意欲解之視戶外見子密聽其語遂不敢解於是收金玉衣物至寵所裝之被

馬六匹使妻縫兩縑囊昏夜後觧寵手令作記告城門將軍云令遣子密等至子后蘭卿所速開門出勿稽留之書成斬寵及妻頭置囊中便持記馳出城因以詣闕明旦閤門不開官屬踰墻而入見寵尸驚怖其尚書韓立等共立寵子午為王國師韓利斬午首詣祭遵降夷其家族帝封子密為不義侯　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

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

光武平齊

淮陽王更始元年冬十月故梁王立之子永詣洛陽更始封為梁王都睢陽

二年冬梁王永據國起兵招諸郡豪桀沛人周建等並署為將帥攻下濟陰山陽沛楚淮陽汝南凡得二十八城又遣使拜西防賊帥山陽佼彊為橫行將軍東海賊

帥董憲為翼漢大將軍琅邪賊帥張步為輔漢大將軍
督青徐二州與之連兵遂專據東方

漢光武建武元年十一月梁王永稱帝於睢陽　初更
始以王閎為琅邪太守張步據郡拒之閎諭降得贛榆
等六縣收兵與步戰不勝步既受劉永官號治兵於劇
遣將徇泰山東萊城陽膠東北海濟南齊郡皆下之閎
力不敵乃詣步相見步大陳兵而見之怒曰步有何罪
君前見攻之甚閎按劒曰太守奉朝命而來公擁兵相

距閎攻賊耳何謂甚邪步起跪謝與之宴飲待為上賓令閎闞掌郡事

二年夏四月虎牙大將軍蓋延都尉馬都尉馬武等四將軍擊劉永破之遂圍永於睢陽故更始將蘇茂反殺淮陽太守潘蹇據廣樂而臣於永永以茂為大司馬淮陽王　秋八月蓋延圍睢陽數月克之劉永走至虞虞人反殺其母妻永與麾下數十人犇譙蘇茂佼彊周建合軍三萬餘人救永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彊建走

保湖陵茂幷還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　帝使太中大夫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國青徐羣盜聞劉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孫昱隨隆詣闕上書獻鰒魚隆湛之子也　帝以伏隆為光祿大夫復使於張步拜步東萊太守并與新除青州牧守都尉俱東詔隆輙拜令長以下

三年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永聞伏隆至劇亦遣使立張步為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曰高祖

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可得為十萬户侯耳步欲留
隆與共守二州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
隆遣間使上書曰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
授命不顧又吏民知步反畔心不附之願以時進兵無
以臣隆為念臣隆得生到闕廷受誅有司此其大願若
令没身寇手以父母昆弟長累陛下陛下與皇后太子
永享萬國與天無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示之曰
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帝方北憂漁陽

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焉　夏四月吳漢率驃騎大將軍杜茂等七將軍圍蘇茂於廣樂周建招集得十餘萬人救之漢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慰勉之士氣自倍旦日蘇茂周建出兵圍漢漢奮擊大破之茂走還湖陵睢陽人反城迎劉永蓋延率諸將圍之吳漢留杜茂陳俊守廣樂自將兵助延圍睢陽　秋七月蓋延

圍睢陽百日劉永蘇茂周建突出將走鄭延追擊之急永將慶吾斬永首降蘇茂周建犇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佼彊犇保西防

四年秋七月丁亥上幸譙遣捕虜將軍馬武騎都尉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憲聞之自郯圍之蓋延及平狄將軍山陽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敕曰可直往擣郯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

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郟帝讓之曰閒欲
先赴郟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犇走賊計已立圍豈可
解乎延等至郟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五年二月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為茂建
所敗犇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
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
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
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

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㢘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霸堅卧不出方饗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

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犇下邳與董憲合劉紆犇佼彊上詔耿弇進討張步　三月將軍龎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龎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已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龎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龎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

守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而捨之太守已絶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六月董憲與劉紆蘇茂佼彊去下邳還蘭陵使茂彊助龐萌圍桃城帝時幸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兵晨夜馳赴至亢父或言百官疲倦可且止宿上不聽復行十里宿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旦日諸將請進龐萌等亦勒兵挑戰帝令諸將不得出休士養鋭以挫其鋒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之萌等驚曰數百里晨夜

行以為至當戰而堅坐任城致人城下真不可往也乃悉兵攻桃城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萌等攻二十餘日衆疲困不能下吳漢王常盖延王梁馬武王霸等皆至帝乃率衆軍進救桃城親自搏戰大破之龐萌蘇茂佼彊夜走從董憲　秋七月丁丑帝幸沛進幸湖陵董憲與劉紆悉其兵數萬人屯昌慮憲招誘五校餘賊與之拒守建陽帝至蕃去憲所百餘里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勑各堅壁以待其敝頃之五校果引去

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日大破之佼彊將其衆降蘇茂犇張步憲及龐萌走保郯　八月己酉帝幸郯留吳漢攻之車駕轉徇彭城下邳吳漢拔郯董憲龐萌走保朐劉紆不知所歸其軍士高扈斬之以降吳漢進圍朐　冬十月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鐘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渡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犇歸鐘城鐘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

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弁進兵先脅巨里嚴令軍中趣脩攻具宣敎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以弁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弁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之耳野兵不擊何以城爲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城中城中兇懼賁敢悉衆亡歸張步弁復収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

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即西安孤

與劇隅絶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菑并兵合埶覘人虚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懼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

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將攻弇弇上書曰臣據臨菑深塹高壘張步從劇縣來攻疲勞饑渴欲進誘而攻之欲去隨而擊之臣依營而戰精銳百倍以逸待勞以實擊虛旬日之間步首可獲於是弇先出菑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内使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宫壞臺望之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陳

於東城下大破之飛矢中鼒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鼒明旦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鼒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鼒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鼒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鼒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十餘兩步還劇

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歴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勍敵其功又難於信也又田横烹酈生及田横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步犇平壽蘇茂將萬餘人來救之茂

讓步曰以南陽兵精廷岑善戰而耿弇走之大王奈何
就攻其營既呼茂不能待邪步曰負負無可言者帝遣
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
門肉袒降弇傳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
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
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張步三弟各自繫所在獄詔皆赦
之封步為安丘侯與妻子居雒陽於是琅邪未平上徙
陳俊為琅邪太守始入境盜賊皆散耿弇復引兵至城

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叅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

六年吳漢等拔朐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

光武平隴蜀

淮陽王更始元年秋七月成紀隗崔隗義上邽楊廣兾人周宗同起兵以應漢衆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李育崔兄子囂素有名好經書崔等共推為上將軍

崔為白虎將軍義為左將軍囂遣使聘平陵方望以為軍師望說囂立髙廟于邑東已巳祀髙祖太宗世宗囂等皆稱臣執事殺馬同盟以輿輔劉宗移檄郡國數莽罪惡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安定大尹王向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下之

初茂陵公孫述為清水長有能名遷導江卒正治臨邛漢兵起南陽宗成商人王岑起兵徇漢中以應漢殺王莽庸部牧宋遵衆合數萬人述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

都虜掠暴橫述召郡中豪桀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久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此寇賊非義兵也乃使人詐稱漢使者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選精兵西擊成等殺之并其衆

二年春二月更始徵隗囂及其叔父崔義等囂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成敗未可知固止之囂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囂等至長安更始以囂為右將軍崔義等皆即舊

號　南鄭人延岑起兵據漢中漢中王嘉擊降之有衆數十萬　夏四月更始遣柱功侯李寳益州刺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公孫述遣其弟恢擊寳忠於綿竹大破走之述遂自立為蜀王都成都民夷皆附之冬隗崔隗義謀叛歸天水隗囂恐并及禍乃告之更始誅崔義以囂為御史大夫　汝南田戎攻陷夷陵衆數萬人

漢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宜

稱天子　夏四月述即帝位號成家改元龍興以李熊為大司徒述弟光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越巂任貴據郡降述　六月隗囂走歸天水　十二月隗囂歸天水復招聚其衆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平陵范逡為師友前涼州刺史河南鄭興為祭酒茂陵申屠剛杜林為治書馬援為綏德將軍楊廣王遵周宗及平襄行巡阿陽王捷長陵王元為大將軍安陵班彪之屬為賓

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東　初平陵竇融累世仕宦河西知其土俗與更始右大司馬趙萌善因萌求往河西萌薦融於更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是時酒泉太守梁統金城太守庫鈞張掖都尉史苞酒泉都尉竺曾燉煌都尉辛肜並州郡英俊融皆與厚善及更始敗融與梁統等計議曰今天下擾亂未知所歸河西斗絶在羌胡中不同心勠力則不能自守權鈞力齊復無以相率當推一人為大將軍共全五郡議既定乃推融行河西

事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為武威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竺曾為酒泉太守辛肜為燉煌太守融居屬國領都尉如故置從事監察五郡　馮愔之反引兵向天水隗囂擊破之鄧禹承制命囂為西州大將軍專制涼州朔方事

二年二月延岑復反圍南鄭漢中王嘉兵敗走岑遂據漢中進兵武都為更始柱功侯李寶所破岑走天水公孫述遣將侯丹取南鄭嘉收散卒得數萬人以李寶為

相從武都南擊侯丹不利還軍河地下辨復與延岑連戰岑引北入散關至陳倉嘉追擊破之公孫述又遣將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地三年十一月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埶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既有功於

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嚚乃奉
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
甚厚

四年二月延岑復寇順陽遣鄧禹將兵擊破之岑奔漢
中公孫述以岑為大司馬封汝寧王　冬十月隗嚚使
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閈相善以為既至當
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
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

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警蹕就車磬折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囂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良久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袒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二帝間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

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陛戟
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
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
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
王自有真也　十二月公孫述聚兵數十萬人積糧漢
中又造十層樓船多刻天下牧守印章遣將軍李育程
烏將數萬衆出屯陳倉就呂鮪將徇三輔馮異迎擊大
破之育烏俱犇漢中異還擊破呂鮪營堡降者甚衆是

時隗囂遣兵佐異有功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慕樂
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殷但駑馬鈆刀不
可彊扶數蒙伯樂一顧之價將軍南拒公孫之兵北御
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千百人躑躅三輔微
將軍之助則咸陽已為它人禽矣如令子陽到漢中三
輔願因將軍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即智士計功割
地之秋也管仲曰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自今以後
手書相聞勿用傍人間構之言其後公孫述數遣使閒

出囂輙與馮異合埶共摧挫之述遣使以大司空扶安王印綬授囂囂斬其使出兵擊之以故蜀兵不復北出

五年春正月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

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邪　二月岑彭攻拔夷陵田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公孫述以戎為翼江王岑彭謀伐蜀以夾川穀少水險難漕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荊州要會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　夏四月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横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迭興在於一人也彪

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政本根既
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横之事埶數然也漢承秦
制改立郡縣主有尊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
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絶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
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
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
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
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囂曰生言周漢之

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
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掎之時民復知漢乎彪
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
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泊于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
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
之符故為鬼神所福饗天下所歸往由是言之未見運
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崛起在此位者也俗見高祖興
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

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餓饉流隸饑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虖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梁籍威如王莽然卒潤鑊伏質亨醢分裂又況幺麼尚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天位者虖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劒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

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
於春秋而況大丈夫之事虖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
嬰母知廢陵母知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決矣加之高
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
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
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業也若乃
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
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

信布之覬覦拒逐鹿之瞽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為二母之所咲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囂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為從事甚禮重之彪遂為融畫策使之專意事漢焉　初竇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也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

敗雖悔無及方今豪桀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
隴蜀合從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駢等召豪桀議之
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
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故劉
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西門君惠謀立子駿
事覺被殺出謂觀者曰讖文不誤劉秀真汝主也此皆
近事暴著衆所共見者也況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
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

未能當也衆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先是帝亦發使遺融書以招之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絶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

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　十二月隗囂矜己飾智每自比西伯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曰昔文王三分天下有二尚服事殷武王八百諸侯不謀同會猶還兵待時高祖征伐累年猶以沛公行師令今德雖明世無宗周之祚威畧雖振未有高祖之功而欲舉未可之事昭速禍患無乃不可乎囂乃止後又廣置職位以自尊高鄭興曰夫中郎將太中大夫使持節官皆王者

之器非人臣所當制也無益於實有損於名非尊上之意也嚻病之而止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嚻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嚻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嚻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帝以嚻與馬援來歙相善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嚻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帝復遣來歙說嚻遣子入侍嚻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

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曰今為父母未葬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為餌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乃令與妻子俱東馬援亦將家屬隨恂歸雒陽以所將賓客猥多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囂將王元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說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一旦壞敗將

軍幾無所屬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公十數而欲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之軌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埶與蚯蚓同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申屠剛諫曰愚聞人所歸者天所與人所畔者天

所去也本朝誠天之所福非人力也今單書數到委國歸信欲與將軍共同吉凶布衣相與尚有没身不負然諾之信況於萬乘者哉今何畏何利而久疑若是卒有非常之變上負忠孝下愧當世夫未至豫言固常為虛及其已至又無所及是以忠言至諫希得為用誠願反覆愚老之言囂不納於是遊士長者稍稍去之

六年春正月帝積苦兵間以隗囂遣子内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

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衆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姓當塗其名高君豈高之身邪乃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君日月已逝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其騎都尉平陵荊邯說述曰漢高祖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戰何則前

死而成功愈於却就於滅亡也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彊士附威加山東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衆庶引領四方瓦解囂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發間使召攜貳使西州豪桀咸居心於山東則五分而有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

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矣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未絶豪桀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冀有大利述以問羣臣博士吳柱曰武王伐殷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者也邯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

烏合之衆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乘時與之分功而
坐談武王之說是復效隗囂欲為西伯也述然邯言欲
悉發北軍屯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
漢中諸將合兵并埶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空國千
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止延岑田戎亦數
請兵立功述終疑不聽唯公孫氏得任事述廢銅錢置
鐵錢貨幣不行百姓苦之為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為清
水令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少嘗為郎習漢家故事

出入灋駕鸞旗旄騎又立其兩子為王食犍為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先王愛子示無大志也述不從由此大臣皆怨　三月公孫述使田戎出江關招其故衆欲以取荆州不克帝乃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白水險阻棧閣敗絶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嚮應之埶也帝知其終不為用乃謀討之夏四月丙子上行幸長安謁園陵遣耿弇蓋延等七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中郎將來

歙奉璽書賜囂諭旨囂復多設疑故事久猶豫不決歙遂發憤質責囂曰國家以君知臧否曉廢興故以手書暢意足下推忠誠既遣伯春委質而反欲用佞惑之言為族滅之計邪因欲前刺歙歙起入部勒兵將殺歙歙徐杖節就車而去囂使牛邯將兵圍守之囂將王遵諫曰君叔雖單車遠使而陛下之外兄也殺之無損於漢而隨以族滅昔宋執楚使遂有析骸易子之禍小國猶不可辱況於萬乘之主重以伯春之命哉歙為人有信

義言行不違及往來遊說皆可案覆西州士大夫皆信重之多為其言故得免而東歸　五月隗囂遂發兵反使王元據隴坻伐木塞道諸將因與囂戰大敗各引兵下隴囂追之急馬武選精騎為後拒殺數千人諸軍乃得還　諸將之下隴也帝詔耿弇軍漆馮異軍栒邑祭遵軍汧吳漢等還屯長安馮異引軍未至栒邑隗囂乘勝使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曰虜兵盛而乘勝不可與爭鋒宜

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摇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大破之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北地諸豪長耿定等悉畔隗囂降詔異進軍義渠擊破盧芳將賈覽匈奴奥鞬日逐王北地上郡安定皆降　竇融復遣其弟友上書曰臣幸得託先后末屬累世二千石臣復假歷

將帥守持一隅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事姦偽之人廢忠貞之節為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弟友詣闕口陳至誠友至高平會隗囂反道不通乃遣司馬席封間道通書帝復遣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厚融乃與隗囂書曰將

軍親遇厄會之際國家不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良為此也而忿悁之間改節易圖委成功造難就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不惜乎殆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當今西州地埶局迫民兵離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路不反聞道猶迷不南合子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交而易彊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見其利也自兵起以來城郭皆為丘墟生民轉於溝壑幸賴天運少還而將軍復重

其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言之可為酸鼻庸人且猶不忍況仁者乎融聞為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以言獲罪也囂不納融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融即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擊囂黨先零羌封何等大破之因並河揚威武伺候車駕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帝以融信效著明益嘉之脩理融父墳墓祠以太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羞梁統猶恐衆心疑惑乃使人刺殺張

玄遂與隗囂絶皆解所假將軍印綬先是馬援聞隗囂
欲貳於漢數以書責譬之囂得書增怒及囂發兵反援
乃上書曰臣與隗囂本實交友初遣臣東謂臣曰本欲
為漢願足下往觀之於汝意可即專心矣及臣還反報
以赤心實欲導之於善非敢譎以非義而囂自挾姦心
盜憎主人怨毒之情遂歸於臣臣欲不言則無以上聞
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援具言謀畫
帝因使援將突騎五千往來游説囂將高峻任禹之屬

下及羌豪為陳禍福以離囂支黨援又為書與囂將楊廣使曉勸於囂曰援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為天下表的常懼海内切齒思相屠裂故遺書戀戀以致惻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諂邪之説因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間至河内過存伯春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説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宛轉塵中又説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

譬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曾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羡之慘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嘗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欲往附之將難為顔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

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櫪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説季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腇咋舌叉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尚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朝廷

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為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肎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廣竟不答諸將每有疑議更請呼援咸敬重焉隗囂上疏謝曰吏民聞大兵卒至驚恐自救臣囂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走小杖則受臣雖不敏敢忘斯義今日之事在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如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囂言慢請誅其子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賜囂書曰昔柴將軍云陛下寛仁

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輙復位號不誅也今若束手復遣恂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不欲勿報囂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七年春三月公孫述立隗囂為朔寧王遣兵往來為之援埶　秋隗囂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陰槃馮異率諸將拒之囂又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並無利而還帝將自征隗囂先戒竇融師期會遇雨道斷且囂兵已退

乃止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來降拜太中大夫封向
義侯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
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
悉甚喜曰略陽囂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
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恃
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
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拒

隴坻行巡守番須口王孟塞雞頭道牛邯軍瓦亭躬自
悉其大衆數萬人圍畧陽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
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發屋
斷木以為兵囂盡鋭攻之累月不能下夏閏四月帝自
將征隗囂光禄勲汝南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
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
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
之援因説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埶兵進有必破之狀又

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指畫形埶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
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
高平第一嚽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
萬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朝會
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帝聞而善之以
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殊禮遂共進軍數道
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囂
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囂將妻子犇西

城從楊廣而田弇李育保上邽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歙班坐絶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匹進幸上邽詔告隗囂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若遂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

曲頴川盜賊羣起寇没屬縣河東守兵亦叛京師騷動
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横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
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
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須為白　十
一月楊廣死隗囂窮困其大將王捷别在戎丘登城呼
漢軍曰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請
自殺以明之遂自刎死初帝敕吳漢曰諸部甲卒但坐
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幷力

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岑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吳漢軍食盡乃燒輜重引兵下隴蓋延耿弇亦相隨而退嚻出兵尾擊諸營岑彭為後拒諸將乃得全軍東歸唯祭遵屯汧不退吳漢等復屯長安岑彭還津鄉於是安定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囂校尉太原温序為嚻將

茍宇所獲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彥大怒叱宇等曰虜何
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宇衆爭欲殺之宇止之
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彥受劍銜須於口顧左右曰
既爲賊所殺無令須汙血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其
喪歸雒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爲郎
九年春正月頴陽成侯祭遵薨於軍詔馮異并將其營
隗囂病且餓餐糗糒恚憤而卒王元周宗立囂少子
純爲王揔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田弇助純帝使馮

異擊之　公孫述遣其翼江王田戎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數萬人下江關擊破馮駿等軍遂拔巫及夷道夷陵因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關樓立欑柱以絶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　夏六月帝使來歙悉監護諸將屯長安太中大夫馬援為之副歙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

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萬斛秋八月來歙率馮異等五將軍討隗純於天水

十年夏陽節侯馮異等與趙匡田弇戰且一年皆斬之隗純未下諸將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共攻落門未拔夏異薨於軍　初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建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寇恂諫曰長安道里居中應接近便安定隴西必懷震懼此從容一處可以制四方也今士馬疲倦方履險阻非

萬乘之固也前年頻川可爲至戒帝不從戊戌進幸汧
峻猶不下帝遣寇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
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
精兵萬人率多彊弩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
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
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
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
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

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亡其膽是以降耳
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冬十月來歙與諸將攻破落門
周宗行巡茍宇趙恢等將隗純降王元奔蜀徙諸隗於
京師以東後隗純與賓客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十一年春三月岑彭屯津鄉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
漢率誅虜將軍劉隆等三將發荆州兵凡六萬餘人騎
五千匹與彭會荆門彭裝戰船數十艘吳漢以諸郡棹
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

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為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埶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走保江州彭上劉隆為南郡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關令

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復讓不受百姓大喜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若出界即以太守號付後將軍選官屬守州中長吏彭到江州以其城固糧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繼進　夏公孫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地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遂克下辨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

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
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
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
收淚彊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
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
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
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
投筆抽刃而絶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

守中郎將代之　帝自將征公孫述秋七月次長安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

擊地曰是何神也延岑盛兵於沅水臧宫衆多食少轉輸不至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宫欲引還恐為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宫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宫因縱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為之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乘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軍至陽鄉王元舉衆降帝與公

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青之信述省書歎息以示所
親太常少隆光祿勳張隆皆勸述降述曰廢興命也豈
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少隆皆以憂死　帝還自
長安　冬十月公孫述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岑彭夜刺
殺彭太中大夫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
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聞彭威信數千里
遣使迎降會彭已被害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蜀
人為立廟祠之　十二月吳漢自夷陵將三萬人泝江

而上伐公孫述

十二年春正月吳漢破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於魚涪津遂圍武陽述遣子壻史興救之漢迎擊破之因入犍為界諸縣皆城守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廣都拔之遣輕騎燒成都市橋公孫述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喻述曰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記不可數得述終無降意　秋七月馮駿

拔江州獲田戎　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爲營相去二十餘里帝聞之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

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其大司徒謝豐執金吾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刼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埶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

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絕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遂軍于其郭中臧宮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恢復攻拔繁郫與吳漢會於成

都 公孫述困急謂延岑曰事當柰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五千餘人以配岑岑於市橋僞建旗幟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擊破漢漢墮水緣馬尾得出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南陽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以挑敵 冬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戊寅述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

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述洞胷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辛巳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劉尚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室子孫嘗吏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麑啜羮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述徵廣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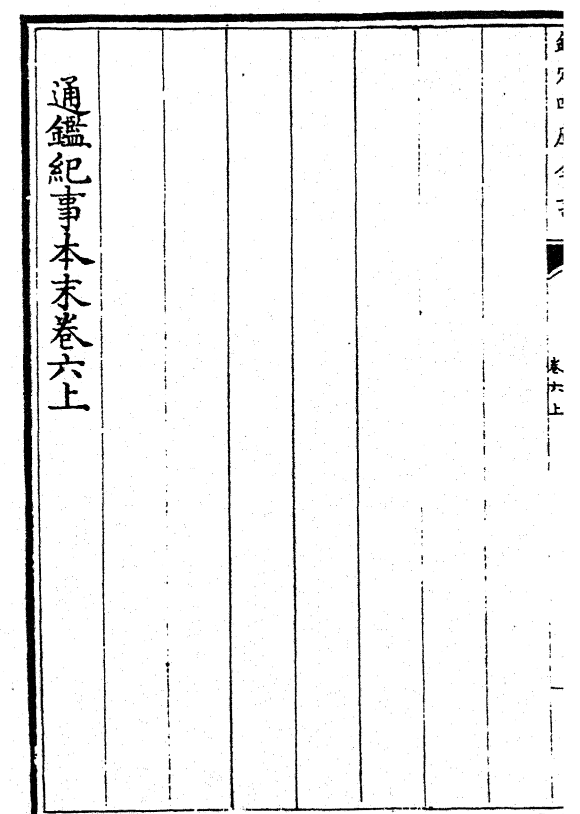
李業為博士業固稱疾不起述盖不能致使大鴻臚尹
融奉詔命以刼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
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以區區之身試
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
時珍御不以忘君宜上奉知已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
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
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融曰宜呼室家
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之為遂飲毒而

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受述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劒而死犍為

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陽狂以避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盲以辭徵命帝既平蜀詔贈常少為太常張隆為光祿勳譙玄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閭徵費貽任永馮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　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既至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拜融冀州牧

十三年春三月吳漢自蜀振旅而還至宛詔過家上冢

賜穀二萬斛夏四月至京師



通鑑紀事本末卷六上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劉銓瑛